

文學想像與歷史真實： 《西遊記》的異想世界

謝明勳*

【摘要】

本文係針對《西遊記》一書之中所載之諸多事物，包括：人物、地點、制度、建築等，進行稽考，用以說明《西遊記》之文學創作者據以建構出之「異想世界」的依憑所在。所謂文學創作之異想世界的形成，其與歷史真實之間實有著極為緊密的關聯，這些能夠緊緊吸引住世人目光的文字描述，實是多有所承，然而它卻又不是一味的直接援引與襲用，而是在稍事變易之後呈現，此舉反而讓文本敘述橫生出更多的趣味，變得更富吸引力。後世讀者在關注「故事性」與「趣味性」的當下，泰半不省其事之因由所在，反而是被書中的「奇異」元素所吸引，甚至是忽略了其乃是來自於「歷史真實」的原始因子，這對於探索該書之形成過程與相關事物的正確理解，實是極為不利。廓清其事之來龍去脈，實有其必要性存在。

關鍵詞：《西遊記》、《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江流兒、兩界山、流沙河。

*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引言

被人們視之為是有明一代神魔小說名著的《西遊記》一書，¹目前傳世所見之最早刊本，為明代金陵世德堂刊印之《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²（以下簡稱「世本」）。根據陳元之〈刊《西遊記》序〉題署之時間進行推估，該書應當是在公元1592年刊行，³後世許多人便是以此一時間，做為其「成書年代」的斷代基準。毫無疑問，《西遊記》一書當非是成於「一時一人」之手，只不過先此之前，世德堂之編輯者據以編輯之「舊本」，⁴其書的真正樣態究竟為何，因目前傳世之西遊資料並無足資參酌者，在「文獻不足徵」的情況底下，人們對於「唐僧西天取經」故事的討論，便是以該書所載之故事內容，作為論述的主要依據，從而展開一連串相關議題的討論。然不容諱言，前述「明代刊印」的這一道

¹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載《魯迅小說史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1992），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說（中）」，頁143-149。該書將《西遊記》列入其中，專門討論，據此故言。

² 明·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簡稱「世德堂本《西遊記》」，或稱「世本」，此當即是所謂之百回本《西遊記》。其下凡徵引本書者，逕行標注頁碼，不另出注，特此說明。

³ 該序文末落款，題署「時壬辰夏端四日也」。關於陳元之〈序〉所言「壬辰」之時間，學界現有兩種不同說法。一是指明·神宗萬曆二十年（1592），見胡適，〈《西遊記》考證〉，載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臺北：盤庚出版社，1978），頁315-377。一是指（明）嘉靖十一年（1532），黃永年〈《西遊記》的成書經過和版本源流——《西遊證道書》點校前言〉，載黃永年，《文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567-568。目前學界多同意胡適之說，據此故言。

⁴ 見引自世德堂本《西遊記》陳元之〈刊《西遊記》序〉，頁3、頁6-7。陳元之〈序〉有言「舊有〈敘〉，余讀一過，亦不著其姓氏。……唐光祿既購是書，奇之，益俾好事者，為之訂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數十萬言有餘，而求敘於余。」據此故言。於此所言之「舊本」，應當是世本編輯時的重要參考之作，或有可能乃是所謂之「古本」《西遊記》。

鮮明印記，顯然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深深地烙印在人們的認知當中，更是直接影響到許多人對於該書的判斷。

眾所周知，文學作品會適度反映特定時代、社會的各種狀況，此一說法基本上當屬正確。⁵但是對於這一部「前有所本」且是多有融通、新創的作品來說，書中仍有許多極易為人們所輕忽的細微之處，而這些與時代息息相關的名詞與敘述，無疑會將該書許多不同「單元故事」之可能的寫作時間與參考依據，給不小心地透露出來。文學是容許想像的，但是有許多的「文學想像」絕非是憑空而至，而是建立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之上，並於稍事變化之後，方才成為文學作品的一部分。許多人雖然都清楚知悉，《西遊記》一書並非成於一時一人之手，亦能夠明瞭世德堂本《西遊記》一書係經過當代書坊一定程度的編輯，但是若要人們對此進行較為明確之舉證與說明，則這個略有難度的問題，似乎又會讓人頓時陷入相當程度的困境。

緣於是故，本文將針對《西遊記》一書文本所載之相關內容，通過文學記述與歷史相關資料進行比對，從而釐清《西遊記》一書對於書中援引之人物、地點、制度、建築的奇異想法，以及文學創作者（編輯者）據以建構出之「異想世界」的依憑所在。在此同時，存在於「歷史真實」與「文學想像」之間的臍帶關係與轉化過程，其間文學創作者的思考脈絡，當是可以據此推而知之。

二、具有特定作用之人物：須菩提與江流兒

《西遊記》係一部建構在以「真人真事」為基礎的通俗小說，然而它又並非如同《三國演義》一般，具有「七實三虛」之講史、演義的文

⁵ 人們可以通過書中所載的細微處，諸如與典章制度相關之名詞，進一步得知兩個訊息：一是推知該書成書年代的時間下限，清人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之說，便是以此法推知該書必為「明人所作」的觀點；一是該書可能係根據（或言參酌）某一特定年代之作或事物而來，本文即是採取此法進行驗證。

學屬性，書中對於小說人物的幻設，雖有部分是援引自現實世界而來，然其所言內容卻又與人們所熟知之歷史人物真正的人生歷程，相去甚大。一個人們耳熟能詳的歷史真實人物，出現在文學虛構的小說文本之中，其名字雖然並無不同，然卻有著一套迥然或異於史的人生事略，此一部分巧妙的構成一幅全然是為了因應創作所需，而所展開的文學書寫。於此人們不禁要對此一現象提出質疑，援引此一特定人物的用意及變易其事的真正目的究竟為何？以下，試以「須菩提」與「江流兒」為例，詮釋其由。

（一）須菩提

百回本《西遊記》筆下之孫悟空，終其一生有兩位師父，一是眾所周知之唐僧，一是出現於該書第一回至第二回之須菩提祖師。

值得人們注意的是，前七回之「孫悟空傳」⁶乃是展開此一深鏤人心之偉大故事的重要序曲。此時之美猴王因為有感於生死壽限，亟欲想要跳脫出閻王的羈勒，故而毅然決然地離開東勝神洲之花果山，從此展開求仙訪道的追尋不死（或言長生）之旅。他最先是遊歷到了南瞻部洲，歷經八、九年的時間而未得其果。之後，便又跨海來到西牛賀洲，⁷當他信步漫遊之際，此時傳入耳中之樵夫的歌聲中，竟有「觀棋爛柯」、「靜坐講黃庭」數語。作者顯然是想要通過此類具有「道教」色彩的文字，刻意模糊即將登場之人的真正身分來歷，並且引導讀者朝向「神仙道教」的方向進行思考。其次，樵夫接著談論教導其〈滿庭芳〉詞之神仙，以及其所居住之名曰「靈臺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地方，這顯然又是道

⁶ 胡適，〈《西遊記》考證〉，頁 315-379。

⁷ 此一由東出發，依照「順時鐘」方向前進的路線，先到南，再到西，取得其所企求的「長生不死」之道。此與後來之唐僧西天取經係「由東往西」的行走過程，約略相當。人們無妨將昔日孫悟空「求仙訪道」之行，視之為是與後來唐僧率領取經團隊行進過程相仿的一道旅程。此二者雖有釋、道之別，然卻同樣都是「西天問佛」的一項舉措。只不過孫悟空所拜之師為「須菩提」，而唐僧所問之佛則為「釋迦牟尼」。此二者看似不同，然其過程實則無異，對象同樣都是如來一系。

教「福地洞天」之名山洞府概念的展現。其三，則是通過對於接待「仙童」之形貌、穿著、神韻、樣態的具體描述，窺知其人來歷，無一不是呈顯出道教的人物風貌。其四，最後隆重登場之須菩提祖師，作者則是於韻文之中，以「大覺金仙」、「西方妙相」等詞彙來加以形容，此一說法顯然是刻意遊走於仙、佛之間的一項有意做為。至若孫悟空所師事之須菩提祖師，其人是否為神仙者流，此點徵諸《西遊記》第十九回，孫悟空曾經對豬八戒所言的一段文字，即可清楚知曉，文云：

行者道：「你丈人不曾去請我。因是老孫改邪歸正，棄道從僧，保護一個東土大唐駕下御弟，叫做三藏法師，往西天拜佛求經。路過高莊借宿，那高老兒因話說起，就請我救他女兒，拿你這饞糠的夯貨。」（頁450）

在上引文中，悟空自稱其加入取經團隊乃是「棄道從僧」之舉，足徵先此之前其所面對的須菩提祖師，其所修者應當是「神仙道教」之道無疑，⁸此與如來佛祖的「釋家」之道，實是迥然不同。

毫無疑問，須菩提祖師在《西遊記》書中的角色設定，乃是一名具有特殊功能屬性之階段性人物，而其出現之主要功能，大抵有二：一是為美猴王進行「人物命名」；二是教導孫悟空學成「無上法術」。是以當這兩項文學講述者所設定之人物功能與講述目標皆已然順利完成，此時便應當是須菩提祖師自西遊故事的文學舞台上，功成身退的最佳時機。然西遊之講述者究竟要以何種方式完成此項收束工作，進而展開下一個階段的敘事，這的確是一件頗為耐人尋味之事。其中最令人感到費解的是，須菩提祖師似乎是在匆匆尋覓到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藉口之

⁸ 相類之語，於《西遊記》書中頗多可見，諸如：「五莊觀」故事中，壽星嘗言：「我聞大聖棄道從釋，脫性命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第二十六回／頁624）；「平頂山」故事中，孫悟空曾以「韻語」形式對銀角大王說道：「如今幸脫災，棄道從僧用。」（第三十五回／頁862）「獅駝國」故事中，太乙救苦天尊嘗言：「大聖，這幾年不見，前聞得你棄道歸佛，保唐僧西天取經，想是功行完了？」（第九十回／頁2302）皆屬之。此數者皆為「棄道從僧」之說，足徵孫悟空向須菩提祖師所習之道，當屬道家而非釋門。據此故言。

後，旋即便要將孫悟空予以斥退，堅決地要他立刻離開這個已經生活多年，並在其中潛心修道的神仙洞府？在須菩提祖師將其驅逐離開之時，甚至還口出威脅之詞，對孫悟空進行極為嚴厲的言語恐嚇：

祖師道：「你這去，定生不良。憑你怎麼惹禍行兇，卻不許說是我的徒弟。你說出半個字來，我就知之，把你這猢猻剝皮剝骨，將神魂貶在九幽之處，教你萬劫不得翻（案：原作「番」）身！」
悟空道：「決不敢提（案：原作「題」）起師父一字，只說是我自家會的便罷。」（第二回／頁42）

當初，孫悟空乍到此地，與眾徒一同聆聽祖師講道，在心領神會之餘，他便不由自主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等緣於心中有所感悟而所做出的「無意識」舉措，自是引起須菩提祖師的側目與注意。其後，便是在孫悟空對於術、流、動、靜四種旁門皆表示「不學」的情況下，看似是因此而引發祖師的勃然震怒，在眾多弟子皆是滿臉震驚、惶恐、遲疑的神色中，當下唯一能夠體悟須菩提「盤中謎」真義的弟子，此時便只有悟空一人而已。據此，將孫悟空視之為是祖師座下最具靈犀、靈根者，而且是能夠得到法師「以心傳意」的真傳弟子，相信一點也不為過。

但是任誰都沒有料到，須菩提祖師與孫悟空相處將近十年的師生情誼，竟然會在孫悟空向師兄弟們炫耀法術變化的剎那，一夕生變，此時之須菩提祖師竟然完全不顧情面，當著眾多徒弟之面，誓言要與孫悟空斷絕「師生」這一層極為重要的人際關係，⁹這對於秉持「一日為師，終生為父」者而言，實是情何以堪。然何以須菩提祖師急於想要斬斷這一層師徒關係？他真的只是因為害怕孫悟空於離開之後，四處招搖，惹禍生事，恐因此而遭受到無謂的株連？由於須菩提祖師向以「市語」言事，¹⁰在語意略帶模糊且是往往另有深意的言詞之中，其表面所言之因

⁹ 於此所言，係根據前代「天、地、君、親、師」五種與個人至關重要關係的事物而來，師生關係則是位於此五者之末。

¹⁰ 須菩提祖師教導孫悟空術、流、動、靜四旁門之道時，便是以「壁裡安柱」、「竈頭土坯」、「水中撈月」一類之市語方式言述其事，意在「不能」，而其後「盤中謎」事之所以讓多數人費解者，亦復如此，據此故言。

素，或許並不能夠予以完全排除，然亦不能夠全然相信。省思其事之真正原因，當是在於「須菩提祖師」這個小說人物的原型身分，以及其與西遊故事的後續發展，究竟會發生何等讓文學講述者難以排解的問題，以至於講述者不得不在此一時間點上，做出如此決絕的安排。

事實上，「須菩提」這個西遊人物並非是全然憑空捏造，而是一名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其乃是釋迦牟尼祖師座下的十大弟子之一，向以「解空第一」而聞名於世。¹¹可以想見的是，當《西遊記》之文學講述者在思索要尋找何人來為「孫悟空」進行人物命名這個問題時，或許這名博學多聞，向以「解空」著稱的歷史（佛教）人物，便在轉瞬之間映入西遊講述者的腦海之中，成為唯一的不二人選；其次，則是依循著話本小說「隨手援引」的文類講述特性，須菩提的出現或乃是一件可以想而知之，而且是完全合乎事理發展的妥善安排。但是當講述者思索到孫悟空後來「大鬧天宮」的故事發展，以及玉帝派人延請「如來佛祖」前來降妖伏魔，乃是一件未來必定會發生之事，此時講述者當會立即思考到一個未來即將發生，而且是十分棘手難解的場景，亦即是當雙方進行對峙，自報家門來歷時，原先之歷史人物與後來之文學書寫所可能引發之認知衝突，勢必會是一場無可避免且是難以清楚解釋的災難。

試想，由西方佛子（須菩提）所教導出之第三代弟子（孫悟空），究竟要如何去面对第一代祖師（如來佛）？不容諱言，這一場鬥法賭勝的劇情安排，對於孫悟空而言，原本就是一場毫無勝算的賭局，而這一連串問題的產生，當是與通俗小說「隨手援引」之講述特性密切相關。簡言之，當講述者將某一歷史人物援引進入小說敘事，其最初的用意應當是為了解決眼前出現之特定問題，而所能聯想到的最佳人選；然在第一個問題被順利解決之後，原先未曾思考到的另外一個新興的問題，旋即便如影隨形，接踵而至，甚至是已經成為後續故事敘事揮之不去的一種負擔，這絕對是講述者始料未及之事。依循此一敘事脈絡而下，則此

¹¹ 謝明勳，《西遊記考論：從域外文獻到文本詮釋》（臺北：里仁書局，2015），第五章，注9所論及其所徵引之相關資料，頁161-162。

二者必將會發生嚴重的衝突與矛盾，顯然已經是一場勢不可免之事。據此，須菩提祖師斥退孫悟空的安排，乍看之下雖然略顯突兀，然亦是一件可以被充分理解之事。

通過上述說明，當可清楚理解，何以《西遊記》之文學講述者先是安排由須菩提祖師來為美猴王進行人物命名，並且教導其法術神通，然後又要急著尋覓一個理由，斷絕彼此之間的師生關係，其事之箇中緣由，根據上述所論，應當是在小說敘事時，存在於「歷史真實」與「文學想像」之間，不小心衍生而出之難以調處的矛盾所致，而這個虛實現象的肇因，則又與通俗小說的敘事特性，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二）江流兒¹²

玄奘法師乃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當年他由長安一路出發，歷經無數的艱難險阻，最後終於抵達天竺，之後便留在當地學習佛法多年。法師為了個人的宗教信念，不惜辛勞，萬里跋涉，終於成就震鑠古今的偉大成就。

事實上，有關法師的相關事蹟，最早見載於《大唐西域記》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二書，這些都是由法師口述，弟子記載的資料，應當是最接近於歷史真實的文獻記錄。¹³玄奘法師這段「啟程出發、冒險遊歷、回歸故土」的神奇歷程，後來遂慢慢發展成為眾所熟知的「西遊」故事，而《西遊記》便是以滾雪球的方式，漸次形成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然有關法師早年的生平記錄，卻是與《西遊記》的故事內容大不相同。事實上，最早的文獻記載實則並沒有關於以「江流兒」為核心所展開之關於「前世」、「今世」的一套完整說法，亦即是後來眾所熟知之

¹² 謝明勳，〈百回本《西遊記》「江流兒」故事考論〉，《中國文化研究》第48輯（2020.5），頁143-163。

¹³ 關於玄奘法師生平事略的文獻資料，主要是以辯機《大唐西域記》、慧立、彥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二書為主，後來相關之作多是據此二書而來。不容諱言，此二書自是不免會有弟子們對於玄奘法師高度崇仰之成分，然其所載無疑仍是最為貼近於玄奘法師事蹟的真實記錄。

所謂「十世說」的出現。由此可知，整個「西遊」故事的形成過程，無疑是對於由「歷史玄奘」走向「文學唐僧」的一段漫長經營。講述者要如何處理，方才能夠褪去歷史真實的重重束縛，朝向文學虛構的面向前進，這絕對是歷代講述西遊故事者，必須費心思考的根本問題。首先，玄奘法師之西行求法，原本便是出自於個人堅定無比的宗教信仰，而且他是私自出行，與公事全然無關，然而這兩項重要的歷史因子，卻在後來的西遊故事中，逐漸發生轉變，私自出行變成奉敕取經，個人因素則是蛻變成為肩負特殊政治目的的神奇遊歷，¹⁴這些看似是不經意的微妙改變，實則是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以下簡稱《詩話》）一書之中，已經初見端倪，從此一路發展而下，迄至明代之百回本《西遊記》，幾乎已經成為不容或疑的定說。

當初，《詩話》已然悄悄將「轉世投胎」、「積累功德」的概念導入其中，「三世有緣」一詞實則已經顯露出端倪，然對於更早之「前世」來歷究竟為何的敘述，此書明顯尚未有所觸及，而其所留下的文學空白，則是有待後人進一步補足其說。後來之百回本《西遊記》，為了讓唐僧西天取經一事顯得益發神奇，在唐僧的出身來歷上，誠可謂是花費了相當大的心力。它在「三世有緣」的基礎之上，將此一看似極其平凡無奇的客套式說詞，加以擴大，亦即是在「投胎轉世」的認知基礎之上，

¹⁴ 卜正民，《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04）一書，曾經對於法律規範下的明代社會，有過一段精彩的描述：「洪武的目標就是要使他的國家保持靜止不變。百姓安土重遷，只有在政府批准下才能遷移。這個皇帝想像 20 里（合 12 公里）是所有人活動的最遠距離，……洪武將 100 里（合 58 公里）的最高界限寫進法律；一個人要想超越百里之外，必須得到一個路程許可證。要是無證通行的話，會被處以 80 下的杖刑。未獲官方批文擅自旅行海外者，歸國後會被處死。《大明律》，這部本朝基本法律條文的彙編，除了限制有形的物質移動之外，還限定人的社會流動。」（頁 25-26）根據明代律例，未獲官方允許而私自出行的私人行動，被視為是嚴重違反律法的不當行為，依律得以處死。唐僧西行的背景雖為唐代，然由於世本之成書時間為明代，講述時仍不免會受到當代律法的無形影響，其由「私自出行」到「奉敕取經」，當不無宣揚當代律令的企圖，而「由私轉公」的改變，也為政治取經緣起取得應有的政治高度。

將「神仙謫降」的說法與之緊密相連。值此之時，其說不僅跳脫出歷史真實專言當事者生平事蹟的範疇，更將《詩話》僅只是談及「投胎轉世」的想法，予以向上延伸。此一改變不僅將「前生」與「今世」緊密相連，甚至將「人世」與「仙界」做了適當連結，其說更為後來出現之「十世說」的神奇特性，奠定下厚實的基礎。

「江流兒」故事所講述之內容，最初應當只是聚焦於此一新生小兒出生前後的危厄歷程，陳說重點關乎「今世」，旨在說明陳玄奘自出生開始，便已經遭遇到攸關生死的巨大劫難，然而他卻是在不可思議的過程中，幸運地逃過一場眾人眼中的必死劫難，這是歷來對於「不凡」之英雄人物的特定書寫模式，這些人物都是從不凡的出生開始，歷經許多超乎尋常的嚴格考驗，最後終於成就一生不凡的事業。然若是將「金蟬子」謫降故事納入其中，則又可以與「前世」環扣，成為首尾相互呼應之「轉世投胎」的特殊結構。¹⁵值得人們特別注意的是，由於百回本《西遊記》並未以「單元故事」的形態講述其事，但只是以補敘、插敘之片段式語言，勾稽其事大略，其中又以第十一回的韻文敘述，最為完備。試引錄其文如下：

靈通本諱號金蟬（案：原作「禪」），只為無心聽佛講。

轉托塵凡苦受磨（案：原作「摩」），降生世俗遭羅網。

投胎落地就逢兇，未出之前臨惡黨。

父是海州陳狀元，外公總管當朝長。

¹⁵ 有關陳光蕊、江流兒這類「唐僧出世」故事的源流、發展，詳見李時人，〈《西遊記》中的唐僧出世故事〉一文所論，載李時人，《西遊記考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頁107-122。又，胡萬川，〈中國的江流兒故事〉一文，載胡萬川，《真實與想像——神話傳說探微》（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171-202，對於「江流」系列故事曾有廣泛討論，可參照。近人劉蔭柏以為：「玄奘出身故事，似兼采『陳義郎』、『鄭德璘』及此事（案：謂周密《齊東野語》）而衍成。」見氏著，《西遊記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317。事實上，唐、宋以降述及「江流」的故事，誠是頗多可見，宋代戲文亦有「陳光蕊江流和尚」。由是可知，後來「西遊」故事中之「江流」情節，或係根據唐、宋舊事改編而來，此點當無疑義存焉。

出身命犯落紅星，順水隨波逐浪決。
 海島金山有大緣，遷安和尚將他養。
 年方十八認親娘，特赴京都求外長。
 總管開山調大軍，洪州剿寇誅兇黨。
 狀元光蕊脫天羅，子父相逢堪賀獎。
 復謁當今受主恩，凌煙閣上賢名響。
 恩官不受願為僧，洪福沙門將道訪。
 小字江流古佛兒，法名喚做陳玄奘。（頁262）

這段文字，人們無妨將其視之為是江流兒故事的情節綱要，整整48句的七言長詩，已經將西行取經前之玄奘法師的主要事略，說明得十分清楚。¹⁶此一部分更成為《西遊證道書》新寫之第九回的主要依據。¹⁷根據其說，玄奘之父陳光蕊應試中舉，然卻在赴任就職途中，意外遭遇盜匪洗劫，以致身死亡歿，其母則是委曲求全一段時間之後，將新生幼兒投入水中——亦即是將生死大事，全然委諸於天，神奇的是，此幼兒竟然在滾滾洪流之中，不可思議的存活下來，並且為一僧人所救，之後並於寺中出家為僧，歷時一十八年。待其長成之後，尋得母親，獲知當年不幸事件之始末，自此展開為父報仇之行，終獲成功，而其父也因故而得以重生，一家團聚。這是眾所熟知，充滿神奇意味之「江流兒」故事，講述的是玄奘法師自出生至於長成，乃至報仇的神奇經過，而末尾「小字江流古佛兒，法名喚做陳玄奘」兩句，更是將今世、前生緊密相連的重要關鍵。

¹⁶ 《西遊記》第四十九回之另段韻文：「自恨江流命有愆，生時多少水災纏。出娘胎腹洶波浪，拜佛西天墮渺淵。前遇黑河身有難，今逢冰解命歸泉。不知徒弟能來否，可得真經返故園？」（頁 1238）則是將其於黑水河落難一事與出生時之江流兒水厄一事，相聯並想，此二者可謂是遙相對應。

¹⁷ 這段韻文所述內容，究竟是世本編輯者根據散體敘述之文字，簡化而來，符合小說「講唱」體式之文體風格的殘留跡象，抑或是後來編輯者的「補作」之言，此一關乎第九回之有無問題，一直是困擾學界已久的學術公案，其事確有值得深思與商榷的空間。見謝明勳，〈關於《西遊記》「取經時間」的兩個問題〉，《中語中文學》第 75 輯（2019.3），頁 69-78。

事實上，《大唐西域記》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二書，皆無關於「江流兒」的相關記錄，此段描述陳光蕊遇劫一事，¹⁸其所以與玄奘法師產生連結的主要關鍵，當是在於陳光蕊與玄奘法師之俗姓同樣為「陳」的緣故。毫無疑問，這個極其微弱的連結點，主要是在為後來踏上西天取經之路的唐僧，建立一套特屬於個人神奇之「出身來歷」的概念之上。歷史上之玄奘法師，並無太多關於幼年的描述，這個歷史空白當然給予後來之西遊講述者一個極大的創作空間，文學之唐僧在此一部分，自是不能夠輕易留白，且其所言亦不能過於平庸，倘若如是，必定無法將「神聖取經」的偉大歷程，給予適度的彰顯。關於這個轉變，包括從前生到今世，從幼年到成年，這兩個部分都是西遊講述者必須加以補強的重要環節，在人們的心目當中，具有不凡之出身來歷與後來是否能夠締造不凡事功，必須要有適當的連結，如是方能彰顯西天取經任務之不凡特性。文學之唐僧由金蟬子到江流兒，再到水陸法會之上，觀音菩薩給予唐僧惟有「大乘」經典方能超度亡魂的這個說法，頓時興起唐僧西行取經的無限動能，因為唯有如是，方才能夠順利達成太宗皇帝於冥司地獄所作出的承諾，這是「宗教」取經緣起與「政治」取經緣起彼此交會的微妙時機。

簡言之，神奇之出身來歷再加上一個正當的取經理由，在萬事俱備的情況之下，唐僧從此踏上了西行之路。他披上了一襲與歷史迥然或異的神奇身世，以及與歷史記述全然不同的取經理由，展開一趟沿途充斥著諸多妖魔鬼怪，以文學想像建構而成的「異想世界」，萬里迢迢，尋覓靈山，取回真經，整個過程無非是在實踐太宗皇帝返陽時所做出的承諾，同時也是對於自身謫降人間的一種罪贖與考驗，這正是整個西遊故事不凡與神奇的重要起點。

¹⁸ 「陳光蕊」事於宋代戲文「陳光蕊江流和尚」中已經出現，見劉蔭柏，《西遊記研究資料》，頁317。其事早於明代世本《西遊記》面世之時間，足徵百回本《西遊記》應當是襲取此一故事，並且將其嫁接至「陳玄奘」身上，兩人並以父子相稱，形成前後連貫之勢，而江流兒事便可順勢成為唐僧之出身來歷的一部分，增益其事之神異元素。

三、有所本有所變之地點：兩界山與流沙河

如同前述之人物創設一般，文學創作者自有其用意所在，至若小說故事之發生地點，其名稱亦是有其特定作用，不論是通過「諧音」方式，¹⁹或是於名詞之中「寄寓褒貶」，²⁰這種源遠流長的文學手法，配合文學創作者對於「異域」世界的特殊想像，一是讓原本單純的名詞因此變得富有多義性，一是讓原本已然有之的西域風土因此發生丕變，蒙上一層來自於水鄉澤國的漪妮風光。這些都是對於「異域」、「異地」的文學想像。以下，試以「兩界山」與「流沙河」二事為例，詮說其事。

（一）兩界山²¹

「兩界山」一詞，出現在《西遊記》第十三回，試先徵引其文如下：
行經半日，只見對面處，有一座大（案：原作「火」）山，真個是高接青霄，崔巍險峻。三藏不一時，到了邊前。那太保登此山，如行平地。正走到半山之中，伯欽回身，立于路下道：「長老，你自前進，我卻告回。」三藏聞言，滾鞍下馬道：「千萬敢勞太保，再送一程。」伯欽道：「長老不知。此山喚做兩界山，東半邊屬我大唐所管，西半邊乃是韃靼的地界。那廂狼虎，不伏我降，我卻也不能過界。故此告回，你自去罷。」三藏心驚，掄（案：原作「輪」）開手，牽衣執袂，滴淚難分。（頁311）

¹⁹ 如烏雞國之「烏雞」二字，諧音「無稽」。

²⁰ 如朱紫國之「朱紫」二字，或乃是取義自《論語·陽貨》「惡紫之奪朱」的概念而來，意寓故事中之外來道士，取代原本之國王，縱令其已然居於九五王者之位，然卻始終並非正色。

²¹ 見謝明勳，〈《西遊記》修心歷程詮釋：以孫悟空為中心之考察〉，載謝明勳，《西遊記考論：從域外文獻到文本詮釋》，第五章，頁155-179。此一概念於該文之中，曾有一段文字論及（頁168-169），本文則是針對此義再行擴大，詳加解說。

這段文字描述祖居於邊境之地，名曰劉伯欽的一名獵戶，相送三藏法師至於名曰「兩界山」的大山之前，之後他便要與法師珍重道別，而其所持之理由則是因此山乃是兩國地界，東屬大唐，西屬韃靼，它是兩國地理上的重要界碑，職是之故，身為大唐子民的劉伯欽，自是不能跨越地界，進入他國異邦。這當然是文學創作者賦予「兩界山」的第一層涵義，而這個經由小說人物（劉伯欽）之口所言之事，自是一個毫無爭議的明顯意義。事實上，「兩界山」一詞除此一清晰可見的意義之外，它在這部神魔小說中的不同意義，應當是不止於此。

其次，則是延續劉伯欽的話語而所展開的另類思考。兩界山雖屬兩國之界，但在劉伯欽「那廂狼虎不伏我降」的言談中，顯然有著一套以自我為中心的想法存在。通過小說文本敘述可以清楚得知，來自中土大唐文明盛世的唐僧，在他跨過蕭瑟的邊關之後，即將進入域外一個個異邦國度，前往所謂之西方靈山，此地不但是如來佛祖所居之地，更是擁有可以淑世濟眾的三藏經典，依理應當屬於文明之邦。然自韃靼起始，直至抵達天竺之前，兩地之間還有許多國度，則是屬於蠻荒異域。此一高下有別的想法，實乃是延自「華夷之辨」而來的舊式思考，係建構在「文明與蠻荒」之高低二元對立的概念之上，誠是一點也不足為奇。配合神魔小說的通書架構，取經團隊由文明之鄉進入異域之地，由一個已知的熟悉世界進入一個全然未知的陌生地域，沿路上充滿了諸多魔難與考驗，亦是由此地——兩界山正式開始。毫無疑問，這些都是肇因於人們對於「異域」未知世界的莫名恐懼，此點應是文學創作者賦予「兩界山」的第二層涵義，亦是屬於一個可以想而知之的明顯意義。

其三，則是從小說人物的角度觀之，此時取經五聖之中最為重要的兩名人物：唐僧與悟空，他們首次在兩界山這個極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上見面，這項安排顯然並非是全無來由，實則是隱含著某種特殊意義。眾所周知，取經五聖原本都是屬於天上「謫仙」，他們都是因為在神仙世界觸犯某種過錯，故而被謫降進入人間。他們必須通過一番新的考驗與

試煉之後，方有可能獲得重新歸返神仙世界的機會。²²根據「神仙謫降」的敘事模式予以檢視，所謂之「兩界」一詞，顯然是別有深意，在「因罪而降、因贖得返」的觀念下加以省視，對於唐僧與悟空師徒二人而言，此時此地，無疑是他們在謫降人間許久之後，²³再次開啟重新接受考驗的一個重要起點，而其所代表的意義，無非是在彰顯「昨非今是」的明確事實。²⁴易言之，所有接受考驗與試煉的取經人物，他們即將要面對的是漫漫長路，以及艱辛苦難不知終底於何的諸多困境。可喜的是，對於此次西天取經而言，終必會有功成之日的殷殷期待，絕對是對於取經團隊之所以不辭萬般辛勞，披星戴月，努力前行的最大動力。

（二）流沙河

「流沙河」故事，見諸於百回本《西遊記》第二十二回，乃是唐僧於兩界山收孫悟空為徒（第十四回）之後，又分別於鷹愁澗（第十五回）、高老莊（第十九回）兩地，讓西海龍子（龍馬）與豬八戒陸續加入以唐

²² 火燄山土地嘗對悟空言道：「若大聖尋著牛王，拜求來此，方借得真扇。一則搨息火焰，可保師父前進；二來永除火患，可保此地生靈；三者敕我歸天，回繳老君法旨。」（第六十回／頁 1516）對於因「犯過受懲」的土地來說，這個說法的主要重點，應當是在第三點——回歸天庭繳旨。祂同樣也是因過而謫，期待著因贖而返的事情發生，這是明代小說「神仙謫降」模式的運用，《西遊記》屢屢使用此法進行講述，儼然是一種極為習用的敘事策略。

²³ 於此所言，概指唐僧已經歷經「十世」之轉世投胎，而悟空則是被鎮壓於五行山下，逾「五百年」之久。

²⁴ 在第九十九回之「八十難表」中，「兩界山頭」居於第八難的位置。先此之前，前四難：「金蟬遭貶」、「出胎幾殺」、「滿月拋江」、「尋親報冤」，其與該路神祇所言之載錄標準：「一路上歷過的災愆患難」之說，顯然是多有不符，因此一部分其人並未曾親眼目睹之故。至若接續之三難：「出城逢虎」、「落坑折從」、「雙叉嶺上」，皆是唐僧一人自出長安之後，所遭遇到之劫難，此與「兩界山頭」與悟空相遇，屬性截然不同，並不同等，而且將其事視之為「難」，與前四難之格格不入的情況，大抵類同。不容諱言，此一部分顯然皆有「湊數」之嫌。另外，該路神祇（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一十八位護教伽藍）首次出現於《西遊記》第十五回，嘗云：「我等是觀音菩薩差來的一路神祇，特來暗中保取經者。」（頁 343）若此，則第八難之前的所有劫難，這一路神祇顯然都是未曾及見。

僧為首，前往西天取經之取經團隊的成員之一，而流沙河之沙和尚，乃是最後一位加入者。及屆此時，眾所熟知之取經團隊，方才算是正式組成，此時已經過了通書五分之一的篇幅。

值得人們注意的是，流沙河極其寬闊，竟然長達八百里²⁵的距離，而其所給予人們的初步印象，無非是河面「大水狂瀾，渾波湧浪」之波濤洶湧，十分難以濟渡的「河流意象」，這應當是歷代西遊讀者對於這一條橫阻於前往西天的道路之上，頗具惡名之河流的普遍看法。事實上，不論是「流沙」抑或「沙河」，都是前代古籍對於此一地名的記述，²⁶但是，當《西遊記》以「流沙河」之名稱之，加上該回之相關文字敘述，刻意強調潛藏於河中為崇作亂之水中妖怪（沙悟淨），及其曾與豬八戒多次相鬥，雙方勢均力敵，不分軒輊，以致該名水怪潛藏於河底不出，此數點描述給予人們的印象，無非是在向世人說明，這絕對是一條人們所熟悉的大河，其與《西遊記》書中的其他河流，包括「黑水河」（第四十三回）、「通天河」（第四十七回）、「子母河」（第五十三回）等，逢山遇水必有妖的概念，實則並無二致。

事實上，人們對於「流沙河」之所以存有錯誤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自是與西遊講述者對於前代「流沙」、「沙河」一類詞語的理解，息息相關；另一方面，人們亦不應當排除來自於《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²⁵ 《西遊記》各單元故事中提及「八百里」者頗多，包括：黃風嶺、流沙河、通天河、火燄山、荊棘嶺、稀柿衕（七絕山）、獅駝嶺等。此一說法顯然是說講時之習慣用語，屬於一種概略之詞。同理，「五百」一詞於《西遊記》書中亦被普遍使用，包括：時間（三災利害、孫悟空壓於五行山、立帝貨所知、國祚等）、人數（羅漢、僧眾、蝦魚壯兵、靈官等）、里程、重量（燈油）。此類數字於書中屢屢可見，其功用則是大抵雷同。

²⁶ 謝明勳，〈百回本《西遊記》「流沙河」故事考論〉，《成大中文學報》第77期（2022.6），頁159-196。又，張錦池，《西遊記考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七章「論沙和尚形象的演化」，嘗徵引《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之說，認為文中所言之「沙河」，當是指「長八百餘里的『莫賀延磧』，亦即今戈壁沙漠是也。而這，也就是《取經詩話》中那深沙神形象的由來。」（頁201）百回本《西遊記》之「沙和尚」係由《詩話》之「深沙神」演化而來，其關係實是至為密切。除人物之外，地點（流沙河）部分之承衍，自是不能例外。

所可能產生的影響。由於《詩話》第八已是殘卷，其內容多有不全，根據現存之文字可知，沙悟淨的前身「深沙神」，曾經兩次啖食唐僧，並且袋得枯骨，隨身攜帶，足徵先前之唐僧西天取經，都是在途經流沙河時便嘎然中止，葬身於深沙神的肚腹之中。《詩話》之深沙神最後雖未跟隨唐僧西行，而是以兩手「托定金橋」的方式，協助法師一行七人從橋上順利通過，自己則是繼續留在河流之中。上述這些線索都隱約透露出其所居之地，皆是人們所熟知的「河流」之屬，這對於後來《西遊記》直接將「流沙」以「流沙河」之河流概念進行描述，當是不無關係。當然，位處金陵之世德堂書坊的編輯，根據一部不知由來之「舊本」，編輯出後世廣為流傳之《西遊記》，而這些長期居住在江南的文士，或許終其一生都未曾踏上唐僧當年所走過的這一條艱辛道路，更是無由知曉古籍所載之「流沙」與「沙河」的真正面貌究竟為何，而他們對於「流沙河」的描述，也只能通過來自於生活的切身經驗，將其直接投射在通往西天的大漠之上，憑空創作出一條眾所熟悉之「流沙河」。這就足以說明，何以地處西域廣袤的滾滾黃沙之中，竟會出現一條橫亙八百里之河流的因由所在。毫無疑問，這些當然都是出自於文學創作者的「文學想像」，他們將來自於江南民眾對於潺潺河流的概念，毫不遲疑地直接移植至這片異域之地，想當然耳的將可以流動之流沙，理解成是如同江水河流一般的水流。易言之，《詩話》便已經出現可供居住處所的概念，這個想法一直延續到《西遊記》，而潛居河中之精怪，不論是深沙神抑或是沙悟淨，他們都是以水為居，平日便是潛藏於河底的洞府之中生活，這便是眾所熟知之「流沙河」的河流概念，而非早期文獻據實記載之「流沙」抑或是「沙河」。

這當然是文學想像與歷史真實交相輝映下的異想世界，由是可知，「流沙河」故事的出現，實則並非全然是出自於人們的憑空想像，而是依傍於前代史料記載，一路演化而來，只不過，（東漢）王逸「沙流而行」²⁷

²⁷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頁329。

及高誘「沙自流行」²⁸一類對於流沙的說明，顯然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成為文學想像的重要媒介，人們將其對於「流沙」流動之狀的具體描摹，賦予其如同水流一般可以「流動」的文學意象，而（北魏）酈道元「沙與水流行也」²⁹之譬喻式形容，更是錦上添花，讓人進一步將「流沙」與「河流」意象，聯繫的更為緊密。毫無疑問，這一路的不斷演化與轉變，並非是一蹴可幾，最後終於將「流沙河」故事推上文學舞台，甚至是《西遊記》沙悟淨的前身——《詩話》中之深沙神，其身分也由最早之加害者轉變成加入者，一改先前持續停留而並未同行的樣態，成為西天取經團隊中最後加入的一名重要成員。

四、反映作品年代之制度：急遞鋪與三后制

人們對於《西遊記》一書的成書年代，往往受到世德堂刊印時間的無形影響，然而，面對這部並非是成於一時一人之手的作品，書中許多不同「單元故事」之中，卻依舊保有若干並非是有明一代的制度，而這些隱微的跡證，極有可能便是當初世德堂編輯「舊本」之作時，其所參酌之原先作品與相關著作的寫作時間。易言之，人們可以通過書中所述之若干制度，進一步推知該事所言究竟隸屬某一特定年代的堅強鐵證。以下，試以「急遞鋪」與「三后制」二事為例，詮釋其由。

（一）急遞鋪

《西遊記》第二回曾經述及，須菩提祖師在教導孫悟空地煞數七十二變化之後，隨即又教導「筋斗雲」的騰雲之術，而傳說中之神仙可以「朝遊北海暮蒼梧」的傳聞，便在一筋斗就有十萬八千里路的迅捷之

²⁸ 周·呂不韋輯，漢·高誘注，清·畢沅校，《呂氏春秋新校正》（臺北：世界書局《新編諸子集成》第七冊，1983），卷十四，頁141。

²⁹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臺北：世界書局，1965），卷四十，頁508。

中，完全不成為問題，它更是孫悟空極為倚賴的一項特殊本領。當同門眾多師兄弟們聽聞須菩提祖師傳授給孫悟空筋斗雲的這項本領之後，他們在欣羨之餘，每一個人都是隨之起鬨，嘻笑的說道：

悟空造化！若會這個法兒，與人家當鋪兵，送文書，遞報單，不管那裡（案：原作「里」），都尋了飯吃。（頁39）

於此所謂之「鋪兵」，實則並非是文學講述者憑空捏造的說詞，而是元、明時期的一種官方制度，指的是任職於「急遞鋪」，名曰「鋪丁」、「鋪兵」的人員，他們的主要職責便是負責快速傳遞四方往來之重要文書。或許筋斗雲的文學創作概念，便是根據此一迅速快捷的實務經驗發想而來。

當時之急遞鋪，係全國各地普遍設置，職司快速傳遞官方文書，隸屬官方的郵驛機構，對於當代一般民眾而言，這是人們生活周遭極為常見的一個單位。此一制度首見於元代，《元史·兵制四》嘗載云：

古者置郵而傳命，示速也。元制，設急遞鋪，以達四方文書之往來，其所繫至重，其立法蓋可考焉。世祖時，自燕京至開平府，復自開平府至京兆，始驗地里遠近，人數多寡，立急遞站鋪。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則設一鋪，於各州縣所管民戶及漏籍戶內，簽起鋪兵。……鋪兵一晝夜行四百里。³⁰

由是可知，元代官方對此一負責傳遞軍情的單位，有著極其明確的設置條件與工作要求。至若所謂之處罰規範，亦是十分嚴格：「如有怠慢，初犯事輕者笞四十，贖銅，再犯罰俸一月，三犯者決。總管府提點官比總管減一等，仍科三十，初犯贖銅，再犯罰俸半月，三犯者決。鋪兵鋪司，痛行斷罪。」³¹簡言之，如果官員出現怠忽職守，未能遵守規定，確實執行任務者，自有其應當承擔的罪責。迄至明代，依舊承襲此一前代制度，然而明律對於違反規定之官員與鋪兵的處罰，顯然較諸元制為

³⁰ 明·宋濂等，《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一〇一，「急遞鋪兵」，頁2596-2597。

³¹ 明·宋濂等，《元史》，卷一〇一，頁2597。

輕，至少不至於因此獲罪而受到處決。³²卜正民《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一書曾經指出：

急遞鋪是與驛站不同的一種通訊服務系統，起源較晚（元代才有）。為了在地方政府間迅速地傳遞資訊，「鋪」與「急遞鋪」10里（6公里）一設，不像驛傳間隔距離那麼遠。鋪馬從一個急遞鋪到下一個急遞鋪的馳行速度定在每晝夜300里，大約每一站須時45分鐘，以每24小時300里（170公里）的高速率遞送郵件。³³

事實上，上述說法係根據《明律》的規範而來，這當然與其所傳遞之公文書的重要性，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檢視《西遊記》一書，對於此一普遍見諸於元、明社會之中，負責傳遞公文書信的「鋪兵」，書中有許多單元故事則是屢屢提及，諸如：

△祖師卻又傳個口訣道：「這朵雲，捻著訣，念動真言，攢緊了拳，將身一抖，跳將起來，一觔斗就有十萬八千里路哩。」大眾聽說，一個個嘻嘻笑道：「悟空造化！若會這個法兒，與人家當鋪兵，送文書，遞報單，不管那裡，都尋了飯吃。」（第二回／頁39）

△行者笑道：「誠然勞苦。你們還只是吊著受疼，我老孫再不曾住腳，比急遞鋪的鋪兵還甚，反復裡外，奔波無已。……。」（第三十五回／頁877）

△（悟空）卻道：「我走錯了路也，這裡（案：原作「里」。）不是妖精住處。鑼聲似鋪兵之鑼，想是通國的大路，有鋪兵去下文書。且等老孫去問他一問。」（第七十回／頁1777）

△行者暗笑道：「他必是個鋪兵，想是送公文、下報帖的。且等我去聽他一聽，看他說些甚話。」（第七十四回／頁1894）

³² 《明律》載云：「凡鋪兵遞送公文，晝夜須行三百里。稽留三刻，笞二十。每三刻，加一等。罪止笞五十。」見黃彰健編著，《明代律例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卷十七，「遞送公文」條，頁713。其刑罰較諸元代為輕，故言。

³³ 卜正民，《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頁54。

此類關乎鋪兵的文字描述，頗能將當代各地負責傳遞文書之鋪兵的真實工作景況，予以清楚勾勒，然因其所言僅只是描述鋪兵於各城鎮之間，穿街走巷的行為，他們沿路不斷地敲鑼，發出警訊，要求民眾讓道避路，以便其能夠快速通過前行，這些都是鋪兵給予一般民眾的粗略印象。³⁴只不過，由於元、明兩代都設有「急遞鋪」及「鋪兵」的制度，而《西遊記》所描述的內容，又是屬於一般性的狀況，實是難以從中分辨出其所言者，究為元制抑或是明制。詳言之，此一部分的故事陳說，究竟是以何者為藍本進行書寫，仍舊存有疑義。

根據前引陳元之〈刊《西遊記》序〉所載「唐光祿既購是書，奇之，益俾好事者，為之訂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數十萬言有餘」（頁6-7）的內容進行推測，其事概有兩種可能：一是世德堂之編輯者係根據元代流傳下來的「舊本」加以改編，屬「前有所承」者；一是世德堂之編輯者係直接書寫明事，屬「後補新增」者。關於此一問題，依照目前所能掌握的實際狀況，似只能暫時存疑待考，然其故事內容反映時代制度的這個觀點，相信不會因此而有所影響，亦即孫悟空之筋斗雲，極有可能是根據「急遞鋪」脫胎轉化而來。

（二）三后制

當取經團隊抵達西行途中的某一國度，小說文本述及王家之「後宮」制度時，原本眾所熟知之「一王一后」制度，此時似乎發生異變，成為《西遊記》一書之中極為奇特的「一王三后」，而文中所言之異域邦國，則又多次出現「三宮皇后」一詞，試舉相關事例如下：

³⁴ 明·宋濂等，《元史》，卷一〇一，「站赤」載云：「元制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古人所謂置郵而傳命，未有重於此者焉。凡站，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頁2583）由是可知，元代設有驛站，名曰「站赤」，乃是「驛傳」之譯名。《西遊記》所言之「急遞鋪」，應是特指「陸站」而言，係指通過騎乘馬匹，快速傳遞緊急信息的工作，因為唯有如是，方能呼應其穿街走巷的內容。

- △（唐僧）道：「陛下，你說的這話，全不在理。既死三年，那文武多官，三宮皇后，遇上（案：原作「三」）朝見駕殿上，怎麼就不尋你？」（烏雞國，第三十七回／頁919）
- △龍座後面閃上三宮皇后道：「我主，是梓童親手放的山河社稷襖、乾坤地理裙，卻不知怎麼變成此物？」（車遲國，第四十六回／頁1163）
- △（妖精）道：「我家大王，忒也心毒。三年前到朱紫國，強奪了金聖皇后，一向無緣，未得占身，只苦了要來的宮女頂缸。兩個來弄殺了，四個來也弄殺了。前年要了，去年又要，今年又要，如今還要。……」（朱紫國，第七十回／頁1777-1778）
- △少時，那三宮皇后醒來，也沒了頭髮。（滅法國，第八十四回／頁2161）
- △國王遂退入內宮，只見那三宮皇后、六院嬪妃，引領著公（案：原作「宮」）主，都在昭陽宮談笑。（天竺國，第九十四回／頁2398）

除此之外，小說文本對於中土大唐，長安都城之皇宮內苑的具體描述，亦是與此相同，諸如：

- △慌得那三宮皇后，六院嬪妃，與近侍太監，戰兢兢，一夜無眠。……那三宮六院、皇后嬪妃、侍長儲君及兩班文武，俱舉哀戴孝。又在白虎殿上，停著梓宮不題。（第十回／頁219、223）
- △卻說宮院中的大小侍婢，見玉英跌死，急走金鑾殿，報與三宮皇后道……（第十一回／頁252）

上述所引錄之《西遊記》的相關文字，依照故事發生之時間先後順序，有兩點必須特別注意。一是以大唐長安都城為背景之文字描述，他們同樣是以「三宮皇后」稱之（如第九回及第十二回）；一是進入西域之後所經各國，他們的后妃制度，亦非是古代中國傳統之「一王一后」制，而是屢屢出現「三宮皇后」一詞。

於此所謂之「三宮皇后」究竟為何，其事當可以第六十九回「朱紫國」故事之中，國王與孫悟空的一場對話，從而得知其事究竟係何所指。試先徵引其文如下：

國王道：「神僧東來，不知經過幾個邦國？」行者道：「經有五、六處。」又問：「他國之后，不知是何稱呼？」行者道：「國王之后，都稱為正宮、東宮、西宮。」國王道：「寡人不是這等稱。將正宮稱為金聖宮，東宮稱為玉聖宮，西宮稱為銀聖宮。現今只有銀、玉二后在宮。」（第六十九回／頁1763）

上述的這個說法，其所反映出的事實是，「三宮皇后」乃是異域諸國的后妃制度，加上前引中土之說，足徵此制乃是寰宇之中（包括中土與西域各國），放諸四海皆準的一種制度。這個迥然或異於中土之人所熟悉之「一王一后」制度的現象，實則是隱約透露出，此一制度應當是來自於「元蒙」制度的遺跡，而非是中土帝后之制的反映。³⁵易言之，此一說法應當可以做為其事乃是完成於元蒙時期的一項證據，而非只是為了表述西域各國之「殊異性」而所採取之「異域書寫」。至若「朱紫國」故事中的皇后名稱部分，雖然有所不同，然其本質並未因此而有所改變，實則是較為近乎「為異而異」的一項作為。

根據上引文可知，《西遊記》一書所載之「異域」國王（皇帝）之后，實則非一，而是共有三位，此乃是文中屢屢所言「三宮」的真正意義。在取經團隊一路西行沿途所見諸國，皆是分為「正宮、東宮、西宮」，而朱紫國則是較為特殊，將其稱為「金聖宮、玉聖宮、銀聖宮」，此二者名稱雖然有異，然實則是相互對應，本質上並無不同。援引此說用以檢視《西遊記》對於當時大唐長安皇宮內部的陳說，同樣亦是採取「三宮皇后」之說，而非「一王一后」，顯見整部書籍皆是採取此說，無分中西。據此當可推測，世本所本之「舊作」的寫作時間，應當是源自於「元代」制度而來，這應當不是無根之說，而是建立在信而有徵的事實之上。

³⁵ 謝明勳，〈《西遊記》與元蒙之關係試論：以「車遲國」與「朱紫國」為中心考察〉，《東華漢學》第23期（2016.6），頁1-42。

至若明代世本之編輯者，顯然並未意識到其事乃是根據現實（元制）而來的事實，在援引其說之餘，應當只是關注泛指後宮之「三宮六院」，詳究其義，原本是指宮廷之建築而言，並非是後宮的嬪妃制度，故而將此一名詞直接說解成是「三宮皇后、六院嬪妃」，或許是出於認知上的不足所致，殊不知元蒙時期的後宮制度，實是迥然或異於中土，因皇后並非只有一人，而是有第二皇后及第三皇后存在。這個根據歷史真實而來的寫實敘述，卻又陰錯陽差的與宮廷建築物混為一談，進而發生張冠李戴的現象，甚至因而出現文學的奇趣。及至明人改寫之時，亦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或是為了「異域」書寫的特殊目的，故而將西天取經路上西域各國的後宮制度，率皆描述成「三宮皇后」，而中土大唐部分又未適時進行修改，以致其事之寫作年代竟因此而被意外保留。至少，在文學閱聽者的心目當中，這與明代之后妃制度的確是有所不同，這種差異或許可以滿足人們對於異域的文學想像，然後人若是未解其事始末，無疑是將歷史真實的現況，完全掩沒在小說文本的敘事之中。³⁶

五、援引中土建築之描述：都城敘寫與特有名稱

當取經團隊進入西行取經之嚴格考驗的路程之後，一路上他們必須面對許多為崇作亂之妖魔鬼怪的不斷侵擾，根據這些妖怪所盤據之地

³⁶《西遊記》一書所載，除「一王三后」屬於元制之外，書中依然保留許多與元代制度、事物相關的歷史痕跡，諸如：虎頭牌（第二十二回／頁 524）的識別制度與前述急遞鋪（第三十五回／頁 877）的傳遞單位，以及十三層寶塔（第三十回／頁 733，第六十二回／頁 1580，第六十三回／1617）的現實實物，和最早寫成於元代之文學作品，如《金瓶梅》第四十三回「你兩個銅盆撞了鐵刷帚」一說，與《西遊記》「銅盆逢鐵箒，玉磬對金鐘」二句（第二十二回／頁 526）的說法類同。《西遊記》第五十五回「我願作前朝柳翠翠」、「貧僧不是月闍黎」二句，即是運用〈月明和尚度柳翠〉之典故（頁 1400）等，皆屬之。人們雖不能夠完全排除此係明人於講述時，徵引前代事物的可能性，然亦可以將其理解成是，此類事（實）物乃是證成世本編輯者所據之作，係為完成於當代（元代）的時代產物。

點，基本上可以將其區分為兩種不同的型態：一是居於山林水澤之中；一是潛藏在有人主駐蹕的國家。倘若人們仔細觀察，則會清楚發現，西遊之文學創作者筆下所描述之眾多地處西域道路之上的邦國，其與先前對於大唐長安的相關描述，誠是頗為類同。根據前述對於「流沙河」故事所論，自《詩話》以降之西遊故事的文學創作者，似乎都未曾親履其地，在如是的情況底下，他們對於當地之地景、地物與相關制度的文學描述，是否係根據目見所及而來，抑或是出於純然想像，這個關乎文學創作的虛實問題，就會因此而變得十分有趣。

對於一個（群）長期生活在《西遊記》筆下「南瞻部洲」的人物來說，這個地方被如來佛祖說成是「貪淫樂禍，多殺多爭」、「口舌兇場，是非惡海」，乃是一塊極其紛亂，不甚安寧，甚至是有待教化的紛擾之地，其與「不貪不殺，養氣潛靈，雖無上真，人人固壽」（第八回／頁172），適合凡俗塵世之人求仙訪道，近乎人間淨土的「西牛賀洲」，簡直是南轅北轍。此二者在當地人們的行為舉止與心靈修養所造成的影響與差異，無疑是十分的巨大，直可謂是有著天壤之別。³⁷然對於東西兩地實際存在的地理景觀來說，一望無際的滾滾黃沙與青蔥翠綠的江南風光，兩者亦是迥然不同。對於長期生活在江南地區（金陵）的文士來說，他們對於遙遠陌生地域（西域）的描述，只能訴諸於「文學想像」，而其所據以立說的書寫藍本，相信便只剩下其所熟悉之生活空間的都城結構與目見所及之相關事物。以下，試以取經團隊進入這些「異域」邦國時的眼中所見為例，這些在文學創作者筆下的描述，便只能依附於人們所熟悉的親炙事物，並且將其轉印複製到其筆下所書寫的陌生異域。

³⁷（如來）嘗對眾言曰：「我觀四大部洲，眾生善惡者，各方不一：東勝神洲者，敬天禮地，心爽氣平。北俱盧洲者，雖好殺生，只因糊口，性拙情疏，無多作踐。我西牛賀洲者，不貪不殺，養氣潛靈，雖無上真，人人固壽。但那南瞻部洲者，貪淫樂禍，多殺多爭，正所謂口舌兇場，是非惡海。……。」（第八回／頁172）據此故言。

(一) 都城敘寫

首先，《西遊記》對於「寶象國」這一座西天取經途中首次出現的西域都城，曾有如是之文字描述：

雲渺渺，路迢迢。地雖千里外，景物一般饒。瑞靄祥煙籠罩，清風明月招搖。嶺嶺翠翠的遠山，大開圖畫；潺潺浹浹的流水，碎濺瓊瑤。可耕的連阡帶陌，足食的密蕙新苗。漁釣的幾家三澗曲，樵採的一擔兩峰椒。廓的廓，城的城，金湯鞏固；家的家，戶的戶，只闢逍遙。九重的高閣如殿宇，萬丈的層臺似錦標。也有那太極殿、華蓋殿、燒香殿、觀文殿、宣政殿、延英殿，一殿殿的玉陛金階，擺列著文冠武弁；也有那大明宮、昭陽宮、長樂宮、華清宮、建章宮、未央宮，一宮宮的鐘鼓管籥，撒抹了閨怨春愁。也有禁苑的露花勻嫩臉，也有御溝的風柳舞纖腰。通衢上，也有個頂冠束帶的，盛儀容，乘五馬；幽僻中，也有個持弓挾矢的，撥雲霧，貫雙鷗。花柳的巷，管絃的樓，春風不讓洛陽橋。取經的長老，回首大唐肝膽裂；伴師的徒弟，息肩小驛夢魂消。（第二十九回／頁702-703）

人們實在很難想像，這樣一幅江山如畫，充滿著江南小橋、潺潺流水的優雅景致，甚至是宮廷之樓閣殿宇名稱，通衢幽僻處的諸多景觀，竟然可以與中土之都城全然無異。然而如是之文字描述的對象，竟是位於西天取經路上的一個陌生國家，此一情況，相信會讓許多人因此而感到莫名的詫異。類似之例，同樣見諸於《西遊記》對於「祭賽國」都城的文字描述：

龍蟠形勢，虎踞金城。四垂華蓋近，百轉紫墟平。玉石橋欄排巧獸，黃金臺座列賢明。真個是神洲都會，天府瑤京。萬里邦畿固，千年帝業隆。蠻夷拱服君恩遠，海岳朝元聖會盈。御階潔淨，輦路清寧。酒肆歌聲鬧，花樓喜氣生。未央宮外長春樹，應許朝陽彩鳳鳴。（第六十二回／頁1570）

如果讀者只是根據此段文字內容進行推測，臆測文學創作者筆下所言究竟係何所指，則「龍蟠形勢，虎踞金城」二句，相信很難不讓人與金陵產生聯想；而「萬里邦畿」、「千年帝業」、「蠻夷拱服」、「海岳朝元」四句，則是極易與中土大唐之盛世國威，遙相呼應。其次，則是「昭陽宮」一詞，其乃是中土後宮女眷的居處所在，³⁸《西遊記》除上引寶象國曾經出現此一名詞之外，許多西域國家亦曾出現過同樣的文字記述，諸如：

△朱紫國：昭陽宮裡，梳妝閣（案：原作「門」）上，有一雙黃金寶串，原是金聖宮手上戴（案：原作「帶」）的。（第七十四回／頁1783）

△天竺國：國王遂退入內宮，只見那三宮皇后、六院嬪妃，引領著公（案：原作「宮」）主，都在昭陽宮談笑。（第九十四回／頁2398）

此二事亦是將此地視為是後宮女眷（后妃、公主）的居處所在。上述這些概念，應當都是承自於以中土為本體的認知體系而來。

在異域、異國及見與中土都城幾近相同的文字描述，人們無妨將其事理解成是認知上的直接援引與套用。詳究此一怪異現象的出現，當是與文學創作者面對自身並不熟悉的異域書寫，而所採取的應對策略有關。如前所述，因受限於自身經驗與人生閱歷，顯然並不足以彌補此一關乎歷史、地理上的知識匱乏，故而只能取巧的從生活周遭所熟悉的事物入手，在書寫異域之時空背景與空間建築時，便以自身熟稔之歷史知識與地理景觀，直接援引已知之說，並且將其寫入其中。如果文學閱聽者忽略其事，或可成就一番趣味；縱令其所言者乃是眾人所熟悉，共鳴的感覺或許會取代人們對於異域的想像，激發出另類的文學趣味；何況

³⁸ 張衡《西京賦》云：「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驩。蘭林披香，鳳皇鴛鸞。」李善注云：「皆後宮別名。善曰：皆殿名，已見《西都賦》。《漢宮闕名》有鳳皇殿。」通過此語可知，所謂之「昭陽」，實已與後宮緊密連結。見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卷二，頁55。據此故云。

多數聽聞其事者，亦與講述者有著類同的情況，他們對於異域的理解與認知，相信亦是同樣不足，而他們都是為了西遊之「故事性」與「趣味性」而來。至於相關之歷史知識與地理景觀是否合乎情理，這一點對於「通俗小說」的故事鋪陳而言，或許已經不是那麼的重要。

（二）特有名稱

同理，《西遊記》對於都城之內各個不同地點的特有名稱，亦多是源自於中土制度而來。以下，試以都城之城門名稱為例。孫悟空曾對烏雞國太子說道：「但要你單人獨馬進城，不可揚名賣弄。莫入正陽門，須從後宰門進去。」（第三十七回／頁939）於此所謂之「正陽門」，乃是都城正南之正門，《西遊記》一書之中便有多個單元故事，曾經使用此一名詞，試條舉如下：

△烏雞國：二人不奔正陽門，徑到後宰門首。（第三十八回／頁952）

△獅駝國：八戒牽著馬，他引了路，徑奔正陽門。（第七十七回／頁1972）

至若所謂之「後宰門」，原是取自《易·坤卦》「厚德載物」一詞而來，其後，「厚載」二字音訛而作「後宰」，其乃是金陵（南京）都城宮城之北門。此一部分顯然尚留有明代金陵都城的隱微痕跡。

除此之外，書中尚有二例，一是出現於皇宮內苑之「錦香亭」一詞，同樣亦出現在多個單元故事之中，諸如：

△烏雞國：好太子，夾一夾馬，撞入裡面，忽至錦香亭下。只見那正宮娘娘，坐在錦香亭上，兩邊有數十個嬪妃掌扇，那娘娘倚雕欄兒流淚哩。（第三十八回／頁940）

△比丘國：三魔道：「我這皇宮裡面，有一座錦香亭子，亭子內有一個鐵櫃。……」（第七十七回／頁1975）

於此所謂之「錦香亭」，應當是指皇宮內苑專供帝王后妃休憩觀賞的亭子，《西遊記》對此皆是以「錦香」名之。另一例子則是描述太宗皇帝

離魂時，「渺渺茫茫，魂靈徑出五鳳樓前」（第十回／頁223），其中，「五鳳樓」一詞同樣出現在《西遊記》一書之中的許多國家，諸如：

△烏雞國：他只在金鑾殿上，五鳳樓中，或與學士講書，或共全真登位。（第三十七回／頁921）

△車遲國：徑到五鳳樓前，對黃門官作禮，報了姓名，言是東土大唐取經的和尚，來此倒換關文，煩為轉奏。（第四十五回／頁1136）

△西梁女國：且說那驛丞，整了衣冠，徑入城中五鳳樓前，對黃門官道……。（第五十四回／頁1356）

△祭賽國：一壁廂安排御宴，一壁廂召丹青寫下四眾生形，五鳳樓註了名號。（第六十三回／頁1617）

△朱紫國：不一時，已到五鳳樓前。說不盡那殿閣崢嶸，樓臺壯麗。（第六十八回／頁1723）

△滅法國：說不了，擡至朝外，入五鳳樓，放在丹墀之下。（第八十五回／頁2163-2164）

於此所謂之「五鳳樓」，乃是宮城正門形制，因其形狀似五隻鳳凰，故而名之曰五鳳樓。

十分有趣的是，上述這些原本都是東土的專有名稱，於此卻又十分奇巧的出現在唐僧西行取經途中的許多不同國家。推測其因，應當是文學講述者於此但只是將眾人所熟悉之事物，移置於「異域」、「異國」之地，在文學講述者與閱聽者雙方共同認知的基礎之上，講述一個無須多做解釋的故事。這或許是一種權宜的說講策略，也可說是肇因於講述者與閱聽者對於知識、常識的匱乏所致，更可將其理解成是此類「通俗小說」的一種文學特色。

六、結語

《西遊記》是一部充滿想像的文學作品，這一點應當是毫無疑義，然其書之「文學想像」與「歷史真實」之間，究竟有何關係，以至於能夠在承衍與新變的過程中，將歷史真實元素轉化成為文學虛構的異想世界，這的確是一件十分耐人尋味之事。

本文針對《西遊記》一書之中所載的諸多事物，包括：人物、地點、制度、建築等，進行稽考，用以說明《西遊記》異想世界的形成，實是與歷史真實有著極為緊密的關聯。這些能夠緊緊吸引住世人目光的文字描述，實則是多有所承，然而它卻不是一味的直接援引與襲用，而是在稍事變易之後，讓文本敘述橫生出更多的趣味，變得更富吸引力。後世讀者在關注「故事性」與「趣味性」的當下，泰半都是不省其事之因由所在，反而是被書中的「奇異」元素所吸引，甚至是忽略了其乃是來自於「歷史真實」的因子，這對於探索該書的形成過程與相關事物的正確理解，實是極為不利。廓清其事之來龍去脈，實有其必要性存在。

一部文學作品（於此特指「小說」）不外乎是由人、事、時、地、物等元素所共同組成，《西遊記》自是不能例外。眾所周知，西遊故事乃是建立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之上，只不過從歷史到文學這看似簡單的發展過程，卻是花費了相當漫長的時間，在歷代西遊講述者的齊心努力之下，方才漸漸褪去歷史真實的人事色彩，成就一部充滿文學想像的神魔小說。易言之，在人們增益其事，踵事增華的過程中，許多的歷史人物雖被寫入小說之中，然而他們卻已經不再是原來人們所知悉的那個人物，不論是玄奘法師或是須菩提祖師，除了名字相同之外，其餘有關他們的一切，都被文學講述者以偷樑換柱的方式，變易其事，然而來自於歷史的詭影，卻是依舊籠罩在這些人物身上，以至於在陳說故事的同時，偶而會出現令人感到費解的弔詭現象。值此之時，人們就必須回歸

到歷史進行檢視，則其箇中緣由或能從中覓得答案，而當初難以理解的文學謎團，亦可因此而豁然開朗。

其次，則是有關於地點的名稱問題，不論是變易之由，或是潛藏其中的深層寓意，則是必須通過文獻資料的詳細比對，以及對於小說文本敘事的深入理解，方有可能推測出文學講述者究竟是基於何等原因，而有如是之說。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位於金陵之世德堂所編纂之《西遊記》，編輯者是否曾經親履其地？他們對於西域的大漠風光的描述，究竟是根據寫實抑或是純然想像而來？這些問題必須通過內文的檢視，方能正確釐清其事始末，並將編輯的寫作過程予以正確還原。

其三則是關乎該書所本究為何代之事？由於明代世德堂《西遊記》的成書年代，深深烙印在人們的心目當中，歷代有許多人都以為其書當是成於明代，然若檢視陳元之〈序〉，則其中所言之「舊本」來歷，就頗堪玩味，而世德堂之編輯者所據究竟為何，書中是否保留若干可供探索的痕跡，便成為回應此一問題的重要關鍵。事實上，書中確實存在著若干元蒙時期的制度遺跡，這些都足以成為世本所據，應當有承自於元代的重要證據，此一現象更讓昔日世本所參考之作，紛紛指向傳聞中之「古本」《西遊記》，更讓其書確實「曾經存在」的可能性，因之而大幅提高。

《西遊記》確實是一部充滿文學想像與趣味的奇書，人們在關注小說人物、故事情節、文學趣味的同時，書中殘存之蛛絲馬跡，實足以做為該書究竟是以何代資料為本的重要線索，而書中忽然出現之不可思議的文字敘述，或許正是真實與虛構交相糾葛下的文學產物。這些看似平淡無奇的文字陳說，與同樣看似無關緊要的名詞，或許正是解開《西遊記》異想世界最為重要的一把鑰匙，也是讓文學想像與歷史真實順利接軌的重要關鍵。

主要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 【周】呂不韋輯，【漢】高誘注，【清】畢沅校，《呂氏春秋新校正》，《新編諸子集成》第七冊。臺北：世界書局，1983。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
-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臺北：世界書局，1965。
-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 【明】宋濂等，《元史》（新校本）。臺北：鼎文書局，1981。
- 【明】不題撰人，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 卜正民，《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
- 李時人，《西遊記考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 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臺北：盤庚出版社，1978。
- 胡萬川，《真實與想像——神話傳說探微》。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 黃永年，《文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00。
- 黃彰健編著，《明代律例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
- 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1992。
- 謝明勳，《西遊記考論：從域外文獻到文本詮釋》。臺北：里仁書局，2015。

劉蔭柏，《西遊記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二）期刊論文

謝明勳，〈關於《西遊記》「取經時間」的兩個問題〉，《中語中文學》第75輯（2019.3），頁55-83。

———，〈《西遊記》與元蒙之關係試論：以「車遲國」與「朱紫國」為中心考察〉，《東華漢學》第23期（2016.6），頁1-42。

———，〈百回本《西遊記》「江流兒」故事考論〉，《中國文化研究》第48輯（2020.5），頁143-163。

———，〈百回本《西遊記》「流沙河」故事考論〉，《成大中文學報》第77期（2022.6），頁159-196。

Selected Bibliography

- 【Ming】 Anonymous. *Journey to the West*, Ming Shidetang- edition, collected in *Guxiaoshuo jicheng*.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4.
- Bu Zhengming(Timothy Brook). *Zongle de kunhuo: Mingdai de shangye yu wenhua,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Taipei: Lianjing chubanshiye gongsi, 2004.
- HU, Wan-chuan. *zhenshi yu xingxiang—shenhua chuanshuo tanwei, Reality and Imagination—Inquiry Into Myth and Legends*. Hsin-Chu: National Ching Hua University Press, 2004.
- Huang, Zhangjian. *Mingdai luli huibian Collection of the Legal Cases in Ming Dynasty*. Taipei: Zhongyan yanjiuyuan lishiyuyan yanjiusuo, 1979.
- Li, Shiren. *Xiyouji kaolun, Studies on Journey to the West*. Zhejiang: Hejiang guji chubanshe, 1991.
- Lu Xun. *Lu Xun xiaoshuo shi lunji (Essays on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Taipei: Li Ren Books, 1992.
- Hsieh, Min-hsun. *Xiyouji kaolun: cong yuwai wenxian dao wenben quanshi, Studies on Journey to the West, Documental Investig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aipei: Liren shuju, 2015.
- Hsieh, Min-hsun. *Xiyouji yu Meng-Yuan zhi guanxi shilun—Yi Chechi guo yu Zhuzi guo wei zhongxin kaocha · Journey to the West and Its Relation to Mongolian Yuan Dynasty, Using Chechi and Zhuzi States as Examples*. *Donghua hanxue*, part23, 2016, pp.1-42.
- Hsieh, Min-hsun. *Guanyu Xiyouji qujing shijian de liangge wenti, Two Questions concerning Time spending for fetching sutras in Journey to the West*, *Zhongyu zhongwen xue*, part75, 2019, pp.55-83.

Hsieh, Min-hsun. Baihui ben Xiyouji Jiangliue gushi kaolun, The Story of Jiangliue in Hundred-chapter *Journey to the West*. Zhongguo wenhua yanjiu, part48, 2020, pp.143-163.

Hsieh, Min-hsun. Baihui ben Xiyouji Liushao he gushi kaoshi, The Story of River Quicksands in Hundred-chapter *Journey to the West*, Chengda zhongwen xuebao, part77, 2022, pp.159-196.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Historical Reality: The Extraordinary World of *Journey to the West*

Min-Hsun Hsieh*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various elements in the text of *Journey to the West*, including characters, locations, systems, and architecture, to elucidate the basis upon which the literary creator constructs the “extraordinary world.” The formation of the imaginative world in literary cre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torical reality. The captivating descriptions in the text draw upon numerous influences; however, they do not merely replicate or directly invoke historical references but present them with slight modifications. This approach generates additional intrigue in the narrative, making it more appealing. Contemporary readers, focusing on the “storytelling” and “entertainment” aspects, often overlook the original historical factors from which the “extraordinary” elements in the book arise, which hinders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work and its related elements. Clarifying the origins and connections of these matters is essential.

Keywords: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Poetical Narrative of Tang Monk's Journey to the West*, Jiang Liuer, Mount Across Two Worlds, Sandy River.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